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

第一辑

目 录

发刊词·····	黄 行
编者的话·····	孙宏开
将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孙宏开
复声母单化、元音推移、附尾转换在汉语 演变及与兄弟语分异上的作用·····	郑张尚芳
上古汉语的复杂辅音与复辅音声母·····	潘悟云
藏缅语谱系的自动分类实验·····	江 获
汉藏同源词例证之二——以见母字为例·····	施向东
藏缅语族几个语言的自称代词·····	金理新
“华夷译语”里汉藏语言对音材料的对音关系探析 ·····	曾晓渝、孔祥卿、朗杰扎西、聂鹏、王振、章富刚
论汉藏语言擦音的类型与共性·····	燕海雄
我做景颇语研究的一些心得·····	戴庆厦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 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主办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

第一辑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 第1辑 /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
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5393-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民族语—中国—学报
IV. ①H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981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ZHONGGUO MINZU YUYAN XUEBAO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

第一辑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393-5

2017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2

定价:45.00 元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

学术顾问:

陈其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陈宗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道 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胡 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黄布凡(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力提甫·托乎提(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潘悟云(复旦大学中华文明数据中心)
瞿霭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孙宏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编委会主任:

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编委(按音序排列):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薄文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朝 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曹道巴特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丁石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范俊军(暨南大学文学院)
呼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胡素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黄成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黄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江 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蓝庆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李大勤(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李锦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李云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刘宝俊(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王 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王双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徐世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曾晓渝(南开大学文学院)

张定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赵明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周庆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执行主编:

孙宏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执行编辑:

王 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燕海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Journal of Chinese Ethnolinguistics

Editorial Committee

Academic Advisory Committee:

Chen Qiguang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 Zongzhe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ai Qingxia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Daobu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 Ta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Huang Bufan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Litip Tohti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an Wuyun (Chinese Civilization Data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Qu Aitang (School of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irman of Editorial Committee:

Yin Hub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itorial Committee:

Abdurishid Yakup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o Wenz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Cao Zhiyun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ao Ke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odbaator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 Bao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Ding Shiqing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Fan Jun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Hu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 Suhua (Institute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ang Chenglo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ang X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 D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n Qingyu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 Da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Li Jinfang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Li Yunb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u Bao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iu Danq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ng Fe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ng Shuangc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u Shixu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n Hub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eng Xiaoyu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Zhang Dingjing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Zhao Mingm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u Qingshe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est Editor: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itor in Charge of Current Issue:

Wang Fe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an Haixio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目 录

发刊词·····	黄 行	1
编者的话·····	孙宏开	5
将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孙宏开	6
复声母单化、元音推移、附尾转换在汉语 演变及与兄弟语分异上的作用·····	郑张尚芳	21
上古汉语的复杂辅音与复辅音声母·····	潘悟云	55
藏缅语谱系的自动分类实验·····	江 荻	62
汉藏同源词例证之二——以见母字为例·····	施向东	106
藏缅语族几个语言的自称代词·····	金理新	123
“华夷译语”里汉藏语言对音材料的对音关系探析 ····· 曾晓渝、孔祥卿、朗杰扎西、聂鹏、王振、章富刚		144
论汉藏语言擦音的类型与共性·····	燕海雄	164
我做景颇语研究的一些心得·····	戴庆厦	194

CONTENTS

Foreword	Huang Xing	1
Editor's Note	Sun HongKai	5
Promoting Sino-Tibeta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o a New Stage	Sun Hongkai	6
Effects of Consonant Cluster Initial Reduction, Vowel Shift and Coda Transform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Genetically-related Languages	Zheng-Zhang Shangfang	21
Initials with Complex Consonants and Consonant Clusters in Old Chinese	Pan Wuyun	55
Automated Classification of Tibeto-Burman Languages	Jiang Di	62
Illustrating Examples of Sino-Tibetan Cognates (II):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Words with the Initial <i>Jian</i> 见	Shi-Xiangdong	106
Self-referring Pronouns in Sever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Jin Lixin	123
Research on the Transcription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as Represented in <i>Huayi Yiyu</i> Zeng Xiaoyu; Kong Xiangqing; Namgyal Tashi; Nie Peng; Wang Zhen and Zhang Fugang		144
On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of Fricative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Yan Haixiong	164
My Research Experiences of Jingpo Language	Dai Qingxia	194

发 刊 词

黄 行

《中国民族语言学报》是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主办的会刊,《学报》既是学会会员学术交流的园地,也是宣传学会基本职能与提供学术服务的窗口。《学报》拟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强调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特点及学科传承的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学术研究。

一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特点与传承

广义上语言都是属于特定民族的,因此民族语言研究等同于一般的语言研究;而狭义的民族语言特指非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区别于汉语、英语等通用语言。民族语言与通用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民族语言学除关注索绪尔所说“内部语言学”的语言本体外,也需要研究“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等“外部语言学”的内容。

民族语言学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的思想在语言学史中一直没有中断。例如民族语言学鼻祖洪堡特强调语言与民族精神的联系,认为“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萨丕尔与沃尔夫吸收了博厄斯关于不同语言范畴化差异的思想,就语言差异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做了较为明确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或“语言相对论”;格林伯格把人类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普通语言学结合起来,在观察和比较大量语言材料之后归纳出人类语言的一些普遍现象,从而开创了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新局面。

起源于18和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不同民族语言的谱系关系。琼斯、拉斯克、博普、格林等欧洲语学家根据梵语同拉丁语和希腊语乃至更多语言之间中存在的系统的对应关系,推测了它们的共同起源——原始印欧语的表现形式。产生于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不仅对亚洲的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语言的谱系分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是民族学族群亲缘分类的重要参数。

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借鉴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语言年代学,

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和亲属关系,即根据亲属语言和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于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以上种种强调“外部语言学”和跨语言研究的学说和方法,在我国民族语言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继承与发展。

二 少数民族语言的多样性

中国是世界上保持语言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分布着130余种分属东方汉藏语系、西方印欧语系、北方阿尔泰语系和南方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语言,中国语言地域分布之广,语系跨界之遥,大概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语言极其复杂的多样性还表现在,从古至今各民族语言曾经使用过70多种不同字符体系的文字,它们当中有些和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渊源关系密切。中国的古代和现代少数民族文字可以归属为汉字系文字、印度系文字、粟特系文字、阿拉伯系文字、拉丁系文字和自源文字等相距甚远的多种字符系统。

目前全世界使用的语言有7000种左右,而世界上只有230多个国家(地区),所以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语的和多方言的。世界语言使用人数的极不平衡也是语言多样性的表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97%的人使用的语言种数仅占全部语言的4%,使用人口最多的23种语言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人口超过1亿人的语言有:汉语、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印地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俄语和日语,这9种语言使用的总人口已经超过30亿;而另一方面,占全球人口3%的人却使用全球96%的语言,其中有一半语言的使用人口只有不到10,000人,有1/3的语言甚至不到1,000人。这些语言现在已经濒临灭绝。

中国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也符合全球语言的分布状态。据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资料,汉族人口122,084.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60%;少数民族人口总共有11,196.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0%。少数民族人口中约半数(大约有5800万)仍以本民族语言为主要社会交际工具。据《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的语言》等文献数据,中国大陆110种少数民族语言中,约90%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集中在壮语、维吾尔语、彝语、苗语、藏语、蒙古语、布依语、朝鲜语、侗语、白语、哈萨克语、哈尼语、傣语、瑶语这14种语言中(约占全部语言的12%),80%以上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集中在前10种语言;反之,使用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语言只有35种,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语言也只有59种,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民族语言使用人口不到1万人,而使用人口在1000

人及以下的民族语言有20种。如果加上台湾的十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中国民族语言多样态状况和濒危状况将更为突出。

三 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规划

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经济转轨以及语言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构成与使用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和普及,使许多原来只使用母语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使用民汉双语,一些地区的城镇和青少年人口甚至已经放弃母语转用汉语;民族地区行政、教育、媒体等语言正式使用场合普遍通用汉语文,少数民族语言多只应用于非官方的民间活动场合;一些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出现濒危状态,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上使用基础较好的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适应现代社会语言生活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因此,当前的民族语文工作,需要基于新时期的语言状况来调整规划管理的思路 and 措施。

据近10年来国家民族语文工作部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要点,中国政府在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发展与保护方面,提出了以下明确的目标与规划。

1 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中国的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总体上是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民族地方自治权”之一。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是为保障少数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母语文化传承和语言群体认同等方面获得“语言平等”的权利,兼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赋予的民族自治地方语言文字的自治权利,以及在市场机制体制下少数民族充分获得“语言权益”的优惠政策的双重含义。

2 促进标准化信息化等民族语文现代化

使用传统通用文字的民族语言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在现代社会语言生活中存在加强语言自身的创新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语言生活需要的问题。其中开展新术语标准化和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是两项比较紧迫的任务。加强面向信息处理用的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确保民族语文数据知识在现代媒体上的传输、交流和成果共享。

3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国家民委、教育部、文化部等政府机构，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在不同程度地开展抢救记录中国濒危语言的项目。濒危语言保护项目与以往的纯语言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要记录和描写语言的本体结构知识，还要尽可能地用数码技术记录它们的如传说、民歌等语言作品和用母语进行交际的情景。侧重民族语言资源保存的语言保护规划，主要包括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作品是由语言媒介承载和记录的，因此语言文字及口述文学在这些“工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发挥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4 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

社会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主要关乎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关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族群身份认同、文化载体和社会权利的工具，国家通用语言的基本职能是社会交际与信息传播工具，与民族语言的文化和人权功能为互补关系，所以将汉语普通话界定为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恰如其分的。简而言之，既要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要依法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推动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生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

5 为少数民族群众语言文字的社会需求提供服务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进入城镇的少数民族人口离开了自己的母语社区，因此需要为不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公民提供翻译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加大力度支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公共服务机构或场所提供双语服务。支持推动社会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提供突发条件下的少数民族语言应急服务。

三年后的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据政府五年工作规划的描述，小康社会时期的国家语言状况当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地区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得到进一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时，国家基本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实属来之不易。《中国民族语言学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及整个中国民族语言学界，都应为此愿景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

编者的话

孙 宏 开

第5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即将在中国北京召开，这是第8次在中国开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我清楚地记得，首次在中国召开国际汉藏语会议的时候，那是1982年的秋天，第15届会议沐浴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春风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任会议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德熙任秘书长。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与会专家学者，96位境外的专家学者与会。国内出席会议的论文经过了层层筛选。其后，北京语言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厦门大学、黑龙江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各承办过一次会议。

半个世纪以来，汉藏语系语言研究在这样的会议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是国际语言学界的共同努力，是一代又一代热心于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专家学者们的集体贡献。

今年适逢第50届汉藏语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老兵，一方面感到非常高兴，另一方面也感到肩膀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因为在这个领域有太多、太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给这次会议增加更多的学术气氛，我约请了国内这一领域的同行，编辑了这一期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学报专刊。当我年初提出这个想法以后，他们尽管都有重任在肩，但仍然在百忙中按时提交了文稿，对此我十分感动，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这一倡议的支持。

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分布的故乡，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是中国学者理所应当的学术责任。汉藏语系除了分布在中国外，在周边相邻的许多国家也都有分布。在国际语言学界，一直有一批专家学者，热心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加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学术担当。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的领导和专家们，同意把《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的创刊号交由我来组稿。我更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辑们，同意将《中国民族语言学报》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方阵。我还要感谢王锋和燕海雄博士，他们在编辑这篇文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愿《中国民族语言学报》越办越好！

将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 推向一个新阶段

孙 宏 开

提要：自18世纪国际学术界提出汉藏语系假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东亚大地上的这一群人使用的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概念到概念逐渐清晰起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虽然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距离我们的期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存在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拟根据个人的学术经历，简要回顾我们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梳理汉藏语系在语音、语法、同源词研究、方法论等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供学术界讨论，以抛砖引玉。

关键词：汉藏语系 历史比较研究 存在问题

一 背景

自18世纪国际学术界提出汉藏语系假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东亚大地上的这一群人使用的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概念到概念逐渐清晰起来，本文拟根据个人的学术经历，简要回顾我们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梳理仍然存在的问题。

今年将在北京举行第5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写这篇文章，就是寄希望于此次会议，期待其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何九盈先生在最近出版的《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一书中认为：“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发源地，我们有责任推进汉藏语言研究的发展。”^①刘丹青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学报》2014年12月召开的一次学术委员会座谈会上讨论汉藏语系语言研究时，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发言：“身在汉藏语家园，身为汉藏语研究者，首先就要有主人感，而对家园，就要当好主人。要像主人一样珍惜这片家园，耕耘这片家园，让这片家园百花盛开，争芳斗艳，引来世界同行的关注

^① 何九盈：《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页。

目光。”^①

汉藏语系语言分布在东亚次大陆约10多个国家,使用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就有12亿以上的人口使用汉藏语系语言。但是,它能否作为一个有亲缘关系的语言集团,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它的外延、内涵仍然不十分清楚。近30多年来,尤其是自1995年在南开大学召开“汉藏语理论与方法研讨会”^②以来,中国汉藏语系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段,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梳理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摆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便于我们轻装上阵,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二 进展

东亚次大陆的语言,在中国境内,大体可以分为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南岛语和南亚语6大块。这6大块内部包含多少种语言,语言之间关系的远近,经过这几十年来实地调查研究,应该说家底差不多已经摸清楚了。当然每一种语言调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不能要求太高、太整齐。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汉语以单一语言的研究深度见长,千百人耕耘一方土地,几乎每一个土坷垃都被放在显微镜下细观深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有无数的新鲜语料还停留在村民寨民的口舌之间,低头转身之间就能面对有待发掘的新材料宝藏,材料的广度几乎无边无际。”^③这大体反映了中国语言研究的实际情况。汉语研究者成千上万,其研究深度不言而喻。少数民族语言130多种,大一点的语种有几个、十几个人研究就已经不错了,小的语种甚至一种语言分不到一个人去研究,有时候一个人要面对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因此要求对每一种语言都像汉语那样开展深入的研究是不现实的,也是做不到的。即使如此,少数民族语言基本上做到了每一种语言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包括其词汇系统、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④。有方言土语差异的还调查研究了其方言、土语,每一个方言或土语也有一些语音、词汇和

① 刘丹青:《汉藏语家园努力耕耘,汉藏语研究当好主人》,《汉藏语学报》第9期,2016年,第200页。

② 有关此次会议的详细报道,请参阅禹岩:《继往开来,把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引向深入——汉藏语系理论和方法专题研讨会述评》,《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第67—76页。

③ 刘丹青:《汉藏语家园努力耕耘,汉藏语研究当好主人》,《汉藏语学报》第9期,2016年,第201页。

④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统描写研究的专著有两套,一套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按照2009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修订版),共出版了60种语言的描写研究。另一套丛书是《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自1997年开始以单行本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50种,每种描写一种语言,与语言简志描写的语言并不重复。